



●良 心

一分鐘改變歷史(下)

西岸日軍很快發現東岸江邊中國軍隊陣地唱的是空城計，陣地守軍很少。於是日軍馬上重新組織兵力和火力，企圖一鼓作氣打過怒江，直驅保山。當晚7點半左右，日軍兩個步兵大隊和兩個野炮大隊加一個小隊，近5,000名步兵炮兵互相配合，向惠通橋東岸發起猛烈攻擊「壯烈渡河」。當夜渡江日軍打到東岸老魯田一帶山地，並控制了孩婆山附近的一些高地。

易浚華尖兵隊孤軍英勇抗擊日軍，為後援部隊爭取了寶貴的時間。當天夜晚，易浚華營的各個連陸續趕到。根據偵察，渡江日軍主要目標是佔領東岸制高點孩婆山。孩婆山處在怒江東岸滇緬公路老魯田至惠通橋段上的關鍵地理位置，地勢險要，俯瞰怒江與滇緬公路交匯處，掌控惠通橋這一交通樞紐。易浚華還在查看地形時發現了埋伏在孩婆山的一個日軍工兵小隊，他們是當天下午混過惠通橋的，任務是與西岸日軍形成對惠通橋的夾擊之勢。易浚華立即開始了對日軍這支工兵小隊的圍殲，並指揮1營控制了公路兩側的最高山峰，將渡過怒江的日軍扼制在孩婆山的數個山頭上。深夜106團團長熊正詩率106團主力及時趕到孩婆山支援，控制了東岸制高點大山頭，擋住了渡江日軍的突進，挽救了當夜幾近失控的事態。

5月6日，第36師增援部隊陸續到達陣地，在師長李志鵬的指揮下對過江日軍發起連續攻擊。經過同日軍的幾番拉鋸甚至白刃戰，日軍渡江兵力銳減近一半，其過江部隊只有招架之力，無法展開進攻。而怒江西岸的坂口支隊只能在對岸看着他們的過江兵員在陡峭的山崖間被動挨打，無法渡江支援。

5月7日凌晨，第11集團軍總司令宋希濂到達惠通橋東岸前沿指揮所。他反覆觀察戰場態勢後命令李志鵬指揮第36師於8日上午發起總攻。8日凌晨，36師集中全部迫擊炮和重機槍掩護攻擊部隊出擊。全部攻擊部隊對日軍四面圍攻，再次展開白刃戰。當天美國飛虎隊也派多架飛機對怒江兩岸的日軍實施空襲，支援36師的進攻。10日零點30分，一股濃煙從日軍佔據的孩婆山山頭冒起，焦臭味四處瀰漫。孩

婆山日軍舉火焚屋，準備逃竄。師長李志鵬聞報，即令部隊發動全面攻擊，壓迫孩婆山日軍於江邊聚殲。36師佔領孩婆山，直下金塘子渡口尾追逃竄之敵。最後，除少數10多人洩水逃回，其餘日軍全部被消滅。隨着36師將渡過怒江的日軍全部肅清，其他部隊受命搶佔了惠通橋上下游沿江據點和渡口，完成了沿怒江的布防，使戰局逐漸穩定。

惠通橋阻擊戰雖然是一次小規模的局部戰爭，但其戰略意義非常重大。它及時阻止了日軍繼續東進的企圖，粉碎了日軍10日內攻佔昆明的計劃，使廣闊的西南腹地免遭生靈塗炭，全國抗戰大局得以維繫。並從此形成中日軍隊隔江對峙之局，日軍再也未能將魔爪伸過怒江東岸。中國遠征軍得以加強江防，積極整訓，積蓄力量，終於兩年後向滇西日軍展開大反攻，將日軍一舉趕出滇西。歷史學家認為，惠通橋阻擊戰算得上是抗戰時期最為驚險的一戰，如若當時惠通橋東岸沒守住，於中國來說，很有可能會失守。惠通橋之戰也是抗戰史上的關鍵戰役，可謂「一分鐘改變抗戰歷史」的轉折點。

惠通橋之戰後獲授勳記大功有6人：遠征軍參謀團團長林蔚上將、參謀處處長蕭毅肅中將，授予三等雲麾勳章；工兵總指揮馬崇六少將、36師106團團長熊正詩，記大功一次；完成炸橋任務的工兵第24營營長張祖武，記大功一次，全營獎勵一萬元；打響惠通橋阻擊戰第一槍的106團1營營長易浚華晉升上校，授予一等雲麾勳章、陸海軍甲種一等獎章、記大功一次，全營獎勵一萬元。

雲麾勳章是南京國民政府授予對國家建有勳績的陸海空軍，因勳章中心刻有在雲中招展的指揮旗而得名。雲麾勳章共設九等。將官頒給一至四等，校官頒給三至六等，尉官頒給四至七等，准尉及士官頒給六至九等。孫立人取得仁安羌大捷，也僅獲四等雲麾勳章。按理說，一個少校營長最多只能得到三等雲麾勳章，可易浚華卻被破格授予了將官才能得到的一等雲麾勳章。易浚華的特殊功勞在於，以不足兩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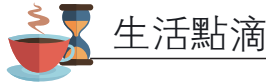
●惠通橋—滇緬路二戰紀念館奠基。 作者供圖

排士兵，面對5,000名日軍步兵部隊，展現出罕見的果敢與犧牲精神，以90%的犧牲爭取到了關鍵的6個小時，堅持到全營趕到。又率全營官兵以血肉之軀死守陣地，生生將日軍釘死在孩婆山一帶，為後續援軍爭取了至為寶貴的時間，為36師主力反攻建立了關鍵支點。

軍界認為其行動延緩了日軍攻勢，為後續戰略調整贏得時間。學界評價易浚華之功為「一分鐘改變抗戰歷史」，化解了中國大後方的戰略危機。

易浚華出身重慶雲陽紅獅易氏一個耕讀傳統的家庭，1930年代投筆從戎，為黃埔軍校第八期畢業生。既是一名知識型軍官，又有豐富的作戰經驗。1937年8月淞滬會戰，他率尖刀連，身先士卒，沿窗戶爬上佔領制高點，手筋被玻璃割斷。傷癒歸隊後，他又參加保衛南京、南村會戰、富金山戰役。其中富金山一役極為慘烈，所部十天內殲滅日軍4,000餘人，36師上萬官兵僅餘800人，易浚華倖存。1940年3月，他再赴山西晉東南戰役。易浚華後來去了台灣，以陸軍上校的身份退役。值得敬重的是，抗日戰爭時期，雲陽紅獅易氏一族多人從軍，僅易浚華一家就有11人奔赴抗日戰場，年紀最小的僅15歲。抗戰後大多拒絕參與內戰，有的還加入了共產黨。更戲劇性的是，易浚華自己是國民黨軍上校，其長子易茂樞卻是解放軍的烈士。易茂樞（潤章）在重慶求學期間思想進步，他曾致信父親，直言不諱地批評：「你早不學傅作義將軍起義……」重慶解放時，易茂樞加入人民解放軍二野部隊，在剿匪中犧牲。

「炸橋英雄」張祖武抗戰勝利後升任工兵第十五團團長，曾參與炸毀汪精衛墓等任務。後因在軍中常受排擠，於1948年退役返鄉，在湖南長沙投身地方教育。1951年張祖武在土地改革運動中被錯判處決。改革開放後，中央有關部門重新審查案件，正式為其平反昭雪，肯定了他炸毀惠通橋的歷史功績。



●羅大佳

老家的碓窩

鄉下老家有兩個碓窩，一大一小。大的是青石鑿的，厚厚的石壁，深深的凹槽，肚子鼓鼓的，口沿處磨得很光滑，放在老家屋檐口下，旁邊還放了一個橢圓形的小小石槽。小碓窩放在老家廚房裏，也是圓圓的，但很小，配有一個長條形的鵝卵石做搗棒。

大碓窩是父親他們那一代人用來舂米的工具。打我記事起，生產隊就已經有了磨坊，碾米磨麵都是背到牟河壩磨坊去操作的。農村的老物件沒有一樣會閒置。當打米磨麵不再用上大碓窩時，屋檐口下的大碓窩就變為磨刀的工。姐姐妹妹們每天去生產隊出工或者出去給豬牛割草時，將水蘸到大碓窩邊上，將鐮刀放上去，用手指按住刀背，幾磨幾擦，刀口就變得鋒亮鋒利。父親也有用大碓窩磨刀的時候，每年秋收之後，冬天到來之前，天剛矇矓亮，父親就拿着彎刀蹲到大碓窩邊，將刀刀口貼着碓窩的青石壁來回蹭。刀刀映着他的影子，也映着牟河壩遠處的山林。我在心裏想：碓窩真是神奇，那麼厚的彎刀也難不住它。待父親離開，用手一摸大碓窩，磨刀的地方還存着餘溫。久而久之，平整的大碓窩邊凹下一片。

大碓窩也是我童年的玩伴。雨天，雨水從屋檐上滴下來，一滴一滴，滴到石碓窩上面，滴起圈圈漣漣，滴起朵朵浪花，那情景非常美麗，好看極了。後來大一點兒的時候，跟着三姐一起去拾螺螄、撿半殼、捕黃鱔、抓小魚、撈小蝦，回來就養在大碓窩裏。那時候，我覺得大碓窩就是我們小小的魚塘。至於大碓窩旁邊那個橢圓形的小石槽，母親則用來餵雞鴨。每天清晨，母親就從籠子裏放出雞鴨，將食物撒在裏面，雞鴨就爭先恐後去啄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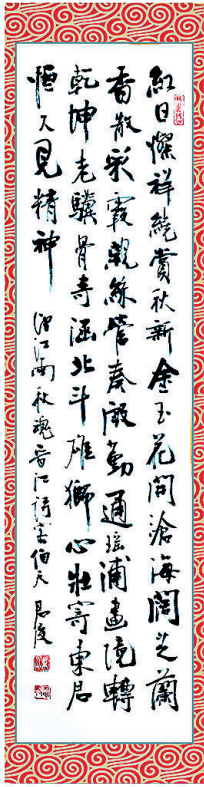
那個小碓窩是母親用來搗大蒜汁、辣椒麵和花椒麵的工具。每次使用之前，母親都會蹲在地上，用水把小碓窩清洗乾淨，把大蒜，或者曬乾的辣椒、花椒放到裏面，左手稍微扶住小碓窩，右手握着鵝卵石搗棒往下搗，「咚咚」的聲響傳出廚房，在院壩裏盪開，驚飛了竹林的麻雀和酸鼻子樹上的喜鵲。我和妹妹圍在旁邊，眼睛盯着小碓窩。母親搗一陣子，停下來，用袖子擦去額頭的汗水，要我們走開，別讓大蒜水或辣椒麵噲住了眼睛。三姐有時候會接過搗棒，學着母親的樣子往下搗，可力氣太小，搗得小碓窩裏打晃，逗得我和妹妹發笑。母親連忙把小碓窩扶穩，教三姐「沉住氣，往下勻着使力」。搗碎大蒜或辣椒、花椒後，母親用一個勺子將小碓窩裏的食物舀到小碗裏作調料，那一頓的飯菜，一定噴香可口。

後來姐姐妹妹遠嫁他鄉，我也因參加工作離開了牟河壩。父母去世後，老屋漸漸荒了，院壩裏的那尊大碓窩忽然被人偷走了。也許偷走的人並無惡意，只是覺得我們没用，他可以拿去賣點錢而已。可是這個大碓窩是我童年的記憶呀。我找了村委會主任，大碓窩還了回來，但不再是原來那個。我也沒有計較，權當就是那個大碓窩吧。

牟河壩，鄉下老屋，大碓窩，小碓窩，小石槽，這些慢悠悠的時光歲月，離我愈來愈遠，卻是不老的記憶。

詩詞度墨香

●詩：施學楷
書：梁君度



望江南·秋魂

晉江詩客（伯天）鞠躬

紅日燦，祥繞賞秋新。
金盞開闢海闊，芝蘭香
散彩霞親。絲管奏殷勤。
通瑤浦，畫境轉乾坤。
老驥骨奇迥北斗，雄獅心
壯寄東君。恒久見精神。

乙巳七月十五
2025年9月6日



文化解碼

●周兵 紀錄片導演、歷史學博士

敦煌壁畫的工藝

敦煌莫高窟今天還存有700多座，而有壁畫、彩塑的僅存400多窟。你知道，這些壁畫是怎樣完成的嗎？

想知道敦煌壁畫的秘密，要先從一個叫「地仗」的名字說起。壁畫不可以在石壁上直接作畫，畫工們首先要將石壁處理平整——先鑿壁、再抹灰，讓有沙粒和石子的粗糙崖壁表面，附着泥土層。然後，用草根、麻等纖維與泥土拌合，敷上一層又一層。這一層層的泥皮，就是壁畫的「地仗」，它不僅是底子，更是壁畫完成的根基。而最後塗抹的沙土，就來自敦煌戈壁上的一種細膩的泥土，叫做「澄板土」。

這些工序十分仔細，粗泥打底，保證牢固；細泥罩面，追求平整。等到表面像一張拉平的紙一樣光潔時，才算是準備妥當。

但在洞窟中，進行這一過程並不容易。通風條件差，泥層陰乾緩慢。通常，地仗需要耐心等待一些時間才能真正陰乾，適於繪畫。

然而，藝術的創作並不總是一成不變。畫工們有時為了趕工期，或者因為約定的日期臨近，偶爾也會在地仗未完全乾透時，就開筆繪製。於是，墨與色在濕潤的泥層上，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線條更顯立體流暢，暈染更見層次，色彩更加溫潤。正因如此，不同洞窟的壁畫，即使題材相似，也呈現出質感上的差異，形成了多種不同的藝術面貌。

一般在洞窟地仗完成後，畫工們會先勾勒「粉本」，即初稿。有時用紅線，有時用黑線，勾畫人物與場景的大體輪廓。接着，再用細筆描摹出精緻的線條。這一步叫「分線」，它決定了壁畫的骨架和布局。

今天有學者就發現了當年古代畫師們勾勒出來的紅色線條，作為壁畫的結構劃分。敦煌壁畫裏那些姿態優美的飛天、神態莊嚴的佛像，正是在這些底色的格局線條上，一步步勾勒出來的。

之後呢，就是線的繪畫，與上色。

古代畫工使用的都是礦物顏料和植物顏料：有石膏、石綠、硃砂、赭石，皆取自大自然的山川裏，它們色澤鮮艷，

持久耐光，不因千年時光的流逝而褪色。

上色時，通常先大面積鋪色，再層層渲染。有時，為了讓畫面更具光澤，還會在表層敷上一層薄薄的膠質或蠟質，起到保護和提亮的作用。這樣，一幅壁畫才算真正完成。

今天，敦煌研究院的專家們開展了一項特別的嘗試。以木板為依託，鋪上麻袋布，再依照古法一層層敷泥，製作出模擬的地仗。泥皮尚有濕潤時開始畫線，這是在模仿千年前的匠人。令人驚嘆的是，墨與色在泥土中自然滲透，線條柔和順滑，壁畫中出現了千年之前的暈染風格。

據說，這批「模擬泥質畫」經過20多年的歲月考驗，依舊沒有龜裂、駁落或褪色，相較於在乾燥泥皮上繪製的作品，它們更為獨特。這些實驗驗證了歷史壁畫中「濕畫」的可能性，也有人認為，這可能來自歐洲意大利的傳統繪畫技藝。

敦煌壁畫的魅力，不僅在於畫中人物、景色、佛與菩薩們的形象，也在於這背後看似普通卻極為細緻的工藝。泥土、沙石、草木纖維、礦物顏料，墨色與彩色，在千年時間的變化下，凝固出1,600年的藝術沉澱。

今天，當大家走進敦煌石窟，看見飛天的美妙姿態，佛菩薩們的慈悲笑容，唐代的宏大鉅麗，宋元時期的淡雅靜穆，卻忽略了畫面背後的物理材質、化學變化，乃至細微複雜的技術與工序。正是這些看似平凡的泥土、沙石，創造出這些美妙的藝術，千年延續至今。



●吳翼民

接站和送站

讀《詩經》，每每會被「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所感動，一來一往，人的感情是何等的分明；同樣，在人際關係的「迎來送往」中，情感也有着不一樣的色彩。愛人、親人、友人……離離合合，無窮無盡，說細一點，接站和送站，好像總在進行時。我有時會看過電影似地將自己經歷過的接站和送站情景串聯起來，發現很多都如影視劇情段般精彩。

接站和送站，所謂的「站」，大抵是機場、車站、碼頭……我輾轉生活工作過的多為江南城市，這些城市都有一個或多個火車站，對於每個火車站，尤其是車站的進站口和出站口，我是再熟悉不過的了，因為我送親朋必送至進站口，接親朋必守候出站口，後者甚至站哪個方位最佳、一眼就能瞅見親朋閃現於人流的長龍，那種喜悅難以言表。

接親人的感覺真好。初時，去車站接站的親人是出遠門求學或工作的哥哥姐姐。他們或逢暑假假期、或逢年休，都會匯聚到老家蘇州，一般都會提前寫封信、發個電報告知列車時刻，哪像如今有手機微信般方便。其實他們預先告知

列車時刻也有着按捺不住的喜悅，也希望一出站就能見到接站的親人，而我經常慷慨自任前往接站。每次去車站接親，我總是提前抵達，眺望着親人的身影。大哥長得挺拔瀟灑，在熙熙攘攘的出站人流中大有鶴立雞群之態；二哥形貌健壯敦厚，一眼便能識別清晰；二姐姿態風爽清秀，也能看得一清二楚。我有時接了哥姐，就陪着他們步行回家，讓他們路過北寺塔時多仰視一眼巍峨古塔，撫慰一下鐫刻在心頭的鄉愁。

我婚戀以後，一度迎來送往的事多了起來。比如妻子在一個縣級劇團工作，我恢復高考後去上學了，那真是別離多多。尤其是孩子出生後，妻子外出巡演得帶着孩子，儘管用了個保姆，仍倍加艱辛。許多次我挑着行囊，妻子抱着孩子，小保姆拎着雜物，一起風塵僕僕趕往碼頭，在輪船汽笛聲聲中，揮手而別，真體驗到了「執手相對淚眼，竟無語凝噎」的別情。

其實人生總在迎來送往、悲歡離合中，父母把我們接到了這個世界，後輩會把我們送離這個世界，如此循環往復，我們難道不該積極順應麼？



●從細節處可見敦煌壁畫的細緻工藝。 作者供圖

